

小鈞的詩

那根骨

等
等待
因為有所期盼

春天會舊
站牌會遷移
而我的佇立
是一條不肯轉彎的路
風送來無數腳步
每一次都像你
每一次都不是你

等
等待
有時等的
未必是一個身影
而是那副站直的骨
立在沉默裡
不出聲，卻也不彎折
若等待只學會溫馴地俯身
春天便永遠薄著
月臺便永遠空著

等
等待
期盼是那枚未熟的星
懸在明天
夜越深
那根骨便越亮

只是凡骨

海膽鬥膽

下海游泳
一腳踩中
負傷三十處
刺入腳底
痛徹心扉

如平日
最愛生吞海膽那口鮮甜
哪想到竟有這般回敬
三十截斷刺嵌進肉裡
像三十道疼痛前來索債
一根一根
用鑷子往外挑
這教訓，比蘸海膽的芥末
更衝鼻，更催淚

風中竹節

風中的竹節
竹節風中來
一節記一場雨
一節藏一陣雷

彎過的那些時辰
都在節上打了結
解不開的
就讓它繼續
在風裡響著

誰走過竹林
誰自帶走一根
看不見的骨
從此走路有聲
那聲音，越走越輕
輕到最後
只剩下
微微

竹

熱帶的雨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
它只俯身
從不追問為什麼

俯身的時候
聽見泥土在吸水
聽見蟬在更高處
繼續響著

午後雷雨剛走
有人在竹林邊踱步
說聽見骨節在響
其實那是風
在數它有多少個節
每數一下
就響一聲
不肯折斷的餘音

璃雨的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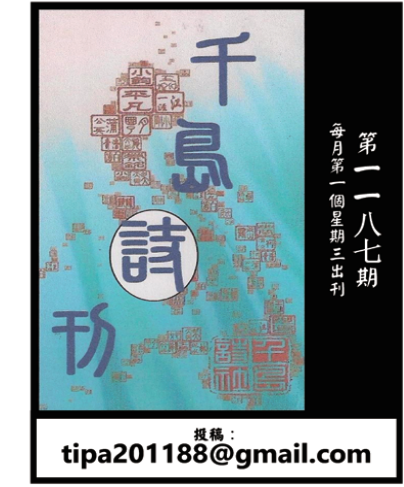
鬥士

除了要有耐心
你還要，學習博弈的技巧
撒下一把稻米
引誘身經百戰的鬥士
它昂起高傲的頭顱
眼神微微發光

我模仿它的步伐
安穩地一驚一乍
一步，兩步，再回頭
鬥士不立危牆之下
我隱蔽地躲藏，突然地出擊
恢復成人類的態勢
雙腳狂奔

但傳聞似乎是正確的
鬥士是與生俱來的種族
稍一擺頭，躲開追擊
精準計算了反擊的路線
抑或只是任由著本能的指引

我單方面地宣布勝利
以一道抓痕的代價
趕跑了非法入侵者



日常

清晨落下的第一滴露珠
預示著工作的開始
我和幾位同伴，外出覓食
穿過高草叢的險阻
幸運地發現了些小麥碎屑

不多時，地面開始晃動
一位巨人的踩踏，只是日常
我們背起食物，像每一個有太陽的日子
躲閃著回家，不時會有強風吹來
從那張深淵巨口裡

回家，有的同伴消失了蹤影，就像昨天
向著有光亮的地方走去
那裡有我們的夥伴
數一數，似乎又少了幾個

白鳥

如果我有一張紙
折成白鳥的形狀
風，大概會先折去它的羽翼
所有的碎片
又是一隻隻嶄新的白鳥

離開故鄉吧
到那個不問出處的地方
帶著僅剩的照片，別回來
順著河流，不用任何鮮艷的詞彙
來解釋一路的風景

別回來，如果你們重新長出翅膀
從海岸起飛，再一次
風不是你們的敵人
那裡，除了大海
還有蒼天

◎2026.8.28《白鳥過河灘》。

施文志的詩

不要笑

不要笑天災
天災
是懲罰
民人去承擔
不要笑人禍
人禍
自作孽
孽障種子
不要笑疾病
不知死活

瓷人兒

看你們像愛神入神
看我們的眼睛出神
琉璃春宮
一對瓷人兒
驚驚枕睡
不羨仙
一枕半生緣
一睡半世情
觀感轉眼間
有如一輩子

魚

一群鱸
游來游去
在練習
生離死別
魚生於
不會老去的大海
鱸沒有影子
鱸死於
不會生鏽的罐頭
鱸沒有歸宿

位置

一張椅子
一個位置
東方日出
可以看太陽
凝視光明
西方日落
可以看月亮
鄙視黑暗
顛倒位置
擺正椅子

泥娃娃

童年江湖行
蝙蝠俠行仗義
蜘蛛俠骨柔情
人世間童話
找白雪公主
尋白馬王子
幻夢工廠夢幻
當年都成年
幾個泥娃娃
兩小再無猜

如夢令

他與她
好想蓮藕並蒂
一水之隔
好像異床同夢
流水落花春去也
去唐朝吟詩
半生遲夢迷蝴蝶
去宋代唱詞
這次第
怎一個想字了得

畫畫

畫真善美意識
畫形態點線面
一點點真假
善惡一線間
正面是天國
反面是地府
一紙之隔
人在其中
生來
死去

電話

一接通
如觸電
電話須舊
情懷依舊
怎樣斷捨離
以前有南北
現在沒東西
迷失網絡上
微信依舊偽人世
人面不知何處去

下雪

逐月

雪停了
我的腳印再次
出現在這條街道
在這裡
我能走過
昨天的雪
在這裡
我無法預料
我的腳印
是否還會出現